



大夏书系·教育讲演录

吴康宁/著

转向教育的背后

——吴康宁教育讲演录

ZHUANXIANG JIAOYU DE BEIHOU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大夏书系·教育讲演录

转向教育的背后

——吴康宁教育讲演录

ZHUANXIANG JIAOYU DE BEIHO

吴康宁/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向教育的背后: 吴康宁教育讲演录/吴康宁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7-5617-5912-7

I. 转... II. 吴... III. 教育—文集 IV. G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0320 号

大夏书系·教育讲演录

转向教育的背后

——吴康宁教育讲演录

著 者 吴康宁

项目编辑 吴法源 林茶居

装帧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责任印制 殷艳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北京密兴印刷厂

开 本 700×1000 16 开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一次

印 数 10 0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912-7/G·3427

定 价 2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不敢讲演(自序)

记不清是在什么杂志或报纸上看到过的哪篇文章了，说是一个好的讲演者至少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得有真才实学，你不能让听众一无所获；二是得有满腔激情，你不能让听众昏昏入睡；三是得会深入浅出，你不能让听众云里雾里。

我以为，这三条都是对的，但只有这三条却又是不足的。在这三条之外，似乎还得加上两条：一是得实话实说，你不能天花乱坠地只顾煽情，尽讲一些连你自己都未必相信的假话、大话和空话，或者讲一些貌似真言的假话、貌似微言的大话和貌似实言的空话，那样的演讲也许能赚取听众的几滴眼泪，但却有坑蒙拐骗之嫌；二是得以身作则，你不能像过去许多革命战争片里的国民党军官似的，总是把驳壳枪一挥，大吼一声：“弟兄们，给我上！”而自己却躲在后面。

因为加了这两个条件，所以，我总觉得，讲演是一件既神圣又困难的事情。

若是仅仅以前面的三个条件来衡量，可以称得上“优秀”的讲演者虽然不能说比比皆是，但也绝非凤毛麟角。如今光是

在各种平面媒体或立体媒体操办的五花八门的这个讲坛、那个讲堂里，“优秀”讲演者的频频涌现就已让人一年四季都有雨后春笋之感了，更不用说在不计其数的学校、企业乃至政府部门举办的不计其数的报告会、研讨会、交流会上，闪亮登场的“优秀”讲演者之多更是数不胜数了。

但若是再用后面的两个条件来对照，好的讲演者就真的很难寻觅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应该算一个，他也许可以被视为历史上第一个好的讲演者，因为他执著地宣讲自己所相信的“真理”与“正义”，并按照自己倡导别人做到的那样去行动，直到被以“亵渎神灵、蛊惑青年”的罪名处死。鲁迅无疑也是应该算上的。他在《娜拉走后怎样》、《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关于知识阶级》、《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等一系列著名讲演中发出的呐喊，皆源自其苦闷、忧虑乃至愤怒的内心，没有一丁点儿作秀的成分，而且，他本人就如他自己所讲的那样，横眉冷对邪恶势力，决不妥协。毛泽东自然也是可以算的。他相信中国革命只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于是就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秋收起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他既不停地宣讲，又不停地宣战，直到夺取最后胜利。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同样可以列入其中。马丁于1963年8月28日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向25万游行群众发表过一个震撼世界的著名讲演：《我有一个梦》，这个讲演正是马丁本人的自由理想以及为自由而斗争的不屈不挠精神的真实写照，马丁也最终为自由梦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明眼人一看就知，这些好的讲演者都是“言其所信”、“践

其所言”的。也就是说，他们都不光是讲演者，而且是信徒，是战士。准确地说，他们首先是信徒与战士，然后才是讲演者。也正因为他们首先是信徒与战士，所以他们才称得上是好的讲演者。

所以，我是不敢讲演的，因为我担心我会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缘故，而在上下嘴唇一张一合的过程中冒出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来，结果对端坐于台下的那些真的在洗耳恭听的听众造成一种伤害，因为我实际上是在欺骗他们！我更担心由于自己身上可能也存在着我所批判的那些丑陋的东西，或者并不能像我自己所倡导的那样去行动，而会在实际上变成类似于前面所说的那种手持驳壳枪、冲锋在后退却在前的国民党军官式的人。

于是，真有什么地方叫我去讲演时，我通常是婉言谢绝的。我哪里有什么讲演的底气！我所习惯的，还是自由地谈一些自己的真思实想，至于这样的真思实想能否体现得出“庄严的理想”、“崇高的追求”，那是要另当别论的。我更希望的，则是能允许我谈一些困惑与苦恼，前提当然是要断定这些困惑与苦恼不只是我个人独有的，而且可能也是其他许多人所共有的，是我们在当下急剧变迁的转型社会中避不开、绕不过去的。我很愿意在这方面敞现自己的精神世界，也了解他人的精神世界，很想就这些困惑、苦恼及其消除的路向与听众一起讨论、交流，而不是仅仅发一通牢骚。所幸的是，这样的想法通常都能得到对方的理解，他们一般也都会尊重我的意见，不以“演讲”论处。这样，虽然我还是站在讲台上，但我的言说的性质已经不是“讲演”了，而只是一种“发言”。我努力使这

种发言只有“讲”的成分，而无“演”的色彩。

本书便是由10篇“发言稿”整理而成的，都是在课堂之外的发言。内容比较庞杂，既涉及大学、中学，也涉及小学、幼儿园，甚至还涉及成人教育。内容一杂，深度就难免受到影响，很有一些“蜻蜓点水、一触即飞”的味道。好在只是“发言”，并不是“讲演”，想来读者的期待与要求也会宽容一点。但即便如此，还是盼望能得到读者的批评。

话是这么说，但不知怎么的，写到这里，忽然也有了些许想讲演点什么的感觉与冲动。但我还是马上冷静了下来，因为我知道，我还没有具备讲演的底气，还是等我把人格修炼好之后再再说吧。

若非华东师大出版社吴法源副社长耐心敦促，以我之知趣和疏懒，是断不会将这一堆文字码码叠叠忝列“大夏书系”的；若非林茶居编辑费心把关，以我之见识和笔力，这一堆文字也是不可能以现在这样的面目呈现给读者的。在此一并致谢！

吴康宁

2008年1月13日

目 录

CONTENTS

不敢讲演（自序）

在假设的世界中生存 3

教育理想有一个“出场”的问题。教育理想的出场是同理想演说者在主流大众传媒的话语权紧紧维系在一起的。由于这种话语权的实际享有者只是少数人，因此我们顺理成章往下推，主流社会空间里所展现的教育理想往往也就只是少数人的理想，而未必就是多数人的理想，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主流社会空间里所展示的教育理想就是多数人的理想，因为多数人没有表达的机会。

关于思想的几个问题 49

尼采为什么肯定生命意志？福柯为什么揭示权力与规训？萨伊德为什么提出抵抗理论？毛泽东为什么鄙视一切权威？王小波为什么不遗余力地倡导

理智的经验主义与个人自由主义？你们了解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了解他们的过去，就不难发现，这些其实都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有关，与他们的自身体验有关。所有这些人，所有的所谓名家，他们的思想形成几乎都可以追溯到他们儿时的经历，都可以在他们的自身体验中寻觅到根源。

教育研究应研究什么样的“问题” 95

一方面，舍弃利他性标准去确定研究问题，是对他者、对公众的漠视，是研究者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表现，这种研究不可能受到外部社会的欢迎；但另一方面，舍弃利己性标准而确定研究问题，则是研究者对自身的漠视与压抑，即漠视自己的生活史、压抑自己的意愿，这种研究不仅不可能凸显研究者的个性，甚至会成为研究者的一种痛苦的经历。

教育研究的视角 111

哲学是追问意义、建构价值的，是通向根基的；心理学是探究结构、揭示逻辑的，是指向现象的；社会学是寻找差异、企求公平的，是转向背后的。

哲学以信仰为魂，它是一种路向；心理学以科学为据，它是一套知识；社会学以正义为本，它是一系列疑问。

学校文化建设的困境 143

对于学校文化，自然也可进行同样的追问：学校文化，谁的文化？某一所具体学校的文化，

究竟是以教师为先的文化，还是以学生为本的文化，还是实际上是以管理为中心的文化？进一步来看，这所学校的文化只是校长个人文化的放大呢？还是实际上只是以优势教师与优势学生的愿望为标尺的文化呢？还是以弱势教师与弱势学生的诉求为底线的文化呢？或者它干脆只是以中间教师与中间学生的期待为参照的文化呢？

无条件的道德要求与有条件的道德行为

学校道德教育的一种内在紧张 153

首先有一个合理的学生道德要求的文本，然后在这一文本的指导下，产生确有实效的学生道德教育实践。因此，调整现行学生道德要求，使之更具有合理性，并因此而具有真正的权威性，是不是可以说已成为道德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教师是“社会代表者”吗 173

当一个教师确认社会的某些支配价值取向其实并不符合当今时代的要求的时候，当教师确认如果按照这些价值取向去教育学生将肯定不利于学生的发展的时候，他究竟该怎么办？是抛开这些价值取向，用教师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或合理的价值取向去引导学生的成长呢？还是仍然以这些价值取向的传播者、代言人的姿态出现在学生面前，竭力用这些价值取向去影响学生的成长呢？

谁是学生的“迫害者” 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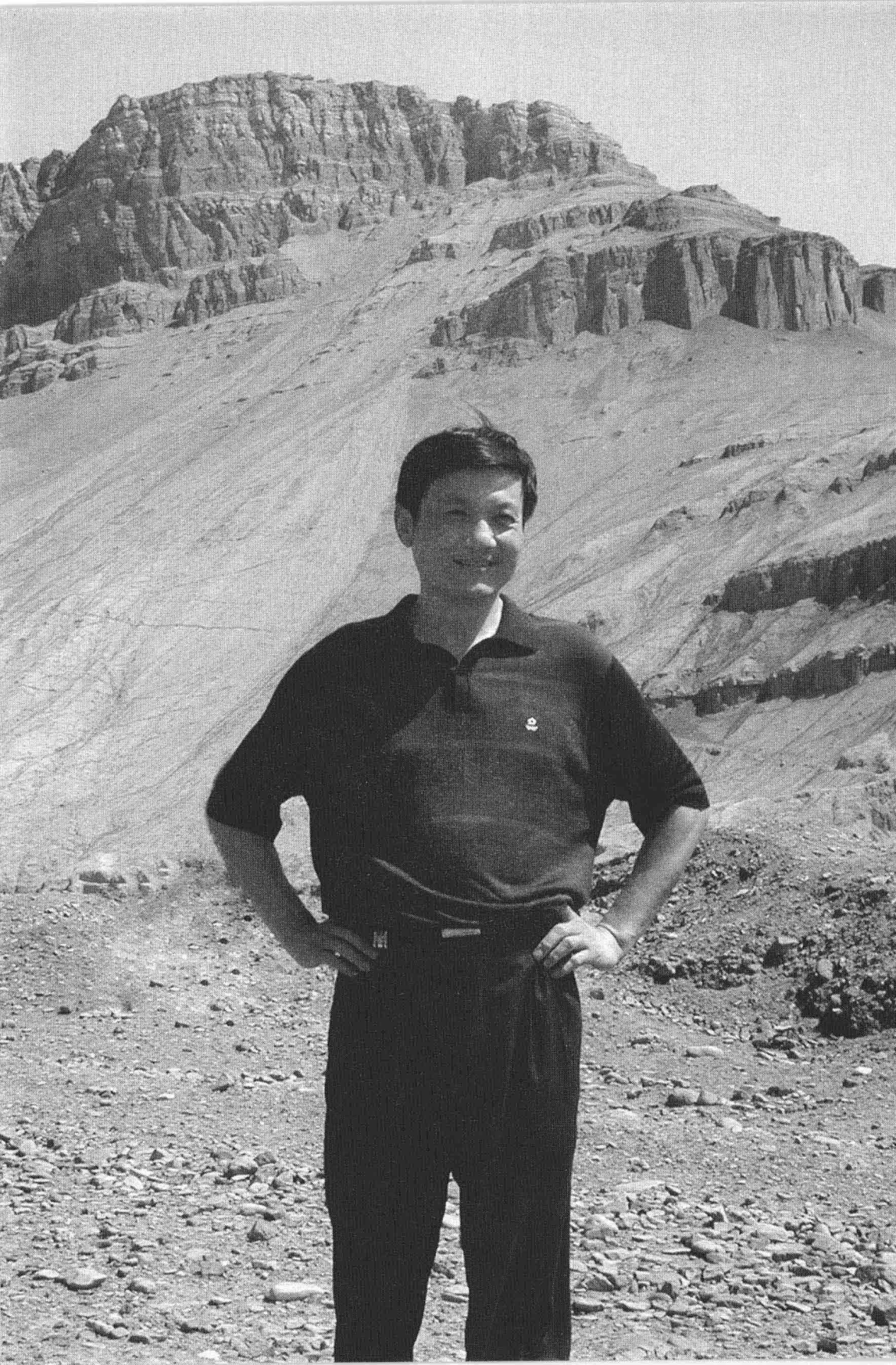
“迫害者”的存在其实是一种复杂的人文社会现象。在“迫害者”对学生的“迫害”行动的背后，深藏着人性的根基、文化的土壤及制度的背景。而只要弄清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指出，所谓迫害者，其自身其实也是“受害者”——他们是他们自己的人性失衡的“受害者”，是他们所生存于其中的文化的“受害者”，是他们多少也参与了创造过程的那些制度的“受害者”。

儿童的自主创新：天性、天能与天权 203

当个人不自主创新就无法在群体中脱颖而出或区别于他人时，当群体不自主创新就无法在更大的社会系统中获取或保持较高地位时，当国家不自主创新就无法在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处于有利地位时，自主创新也就不仅成了群体对于个人、社会对于群体以及世界对于国家的一项基本的素质要求，而且也成了个人对于群体、群体对于社会、国家对于世界的一项基本的权利要求。

知识社会中“工作成人”的学习 217

可不可以说，知识社会中“工作成人”的学习将越来越成为“去政治意识形态”的、“去政治思想道德”的学习。也就是说，知识社会中的“工作成人”们一般不会去主动学习那些带有浓厚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或明显政治思想倾向的科目及课程内容，也不太会欢迎在针对他们的成人教育计划中安排这样的科目及与课程内容。



在假设的世界中生存

(2006年7月)

各位：

大家上午好！

谢谢××教授的捧场！因为他的学问比我做得好，所以我想，他讲我好，其实是想讲他自己好。（笑声）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探讨问题。我这里说的是探讨，而不是介绍。我想探讨一些我们（严格来讲不是“我们”，而是“我”）感兴趣的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为什么很高兴呢？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和年轻人经常在一起，肯定是非常有益处的。我这一代人再过几年可



能就退出话语舞台了，这个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可能就是大家了。这样讲可能有点庄严，如果说得稍微功利一点的话，和年轻人在一起肯定是一件容易延年益寿的事情。前两天我碰到一位幼儿园老师，这位老师将近七十岁了，但她的那种皮肤、那种神态，她整个人的样子让你觉得就像是四十几岁的样子，甚至就像个小孩。她已经退休了，但是还在幼儿园干。我就问她是怎么保养的？怎么驻颜有术的？她说也就是经常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缘故。我感觉我现在站在这里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我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不太喜欢和老年人在一起，和老年人在一起有点心烦。大家一定注意到，现在站在讲台前的我面黄肌瘦，满脸的皱纹。我想，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经常和老年人在一起。（笑声）在家里面你得经常和老年人一起说说话，听他们唠叨；在单位你得经常听老同志教诲，陪他们聊天，就造成现在这样的状态。（笑声）所以，今天在



这里和这么多年轻人在一起真的非常高兴。

但高兴归高兴，我还不能忘了说抱歉。真的要道歉。按照原定的计划，我讲的题目是“学校的没落”。文稿准备好了，ppt 也做出来了，但后来发现不行。这个……比较麻烦，因为可能比美国的伊里奇《非学校化的社会》（伊里奇著、吴康宁译，台湾桂冠图书出版公司 1992 年 5 月出版）走得更远，“反思、批判、斗争”的味道更浓，可能会使许多人不舒服，可能会把在座的各位也裹进去，就算了。

而一说到斗争就比较麻烦。现在讲和谐社会了，不宜多讲斗争。

而一说到斗争就比较麻烦。现在讲和谐社会了，不宜多讲斗争。在座的各位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时候，有一句话几乎是经常挂在嘴边的，那是毛泽东说的，严格来讲，是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政治家说的。说什么呢？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大家应该听说过吧？毛泽东接着说：“对！我们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但现在不能再斗来斗去了。不过，我想，人最关键还是不能和自己斗，因为人还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确实有他一定的道理，他有一句名言，就叫作“认识你自己”。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几千年下来，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认识自己了？真的不敢说。其实，迄今为止我们对于我们、对于我们自身的认识，恐怕都只是一种假设。

要说假设，其实，从古到今，从中国到外国，已经有很多。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些假设分成三种类型——这完全是探讨。



第一种类型的假设带有明显的价值评判的色彩，而且涉及到一些本质的特征，或者说，涉及到人性的本质。其中最重要的或许就是所谓的“性善说”、“性恶说”。人们通常把孟子与荀子分别视为“性善说”与“性恶说”在中国的最早代表，把卢梭和霍布斯分别看作“性善说”与“性恶说”在西方的典型代表。但现在看来，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人来讲，他的人性肯定是善恶皆有的。不管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还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魔鬼，其实都是善性和恶性兼而有之的。在特定的历史时空里，在具体的社会场域中，他的言行可能更多地表现为善，或者更多地显示出恶。当然，人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共识，恐怕永远也不会形成共识。但我想强调的是，不管是性善论的提出者和主张者，还是性恶论的提出者和主张者，他们恐怕多半都不是、也不可能完全是从经验事实出发、从生活中全部的经验事实出发的，而是首先基于乃至完全基于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价值取向，来寻觅人性证据的。

比方说孟子，他生活在战国中期，那个时候诸侯争霸，天下分裂。孟子的政治理想就是恢复西周的制度和天下大一统的社会秩序。他需要有一个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就是与霸政相对的伦理政治和王政理论。但这个王政理论怎么来立论？孟子就从人的本性上寻找依据。他这一“找”，就找到了人性本善。在这个意义上，人性本善不是孟子发现的，而是孟子为了给自己的政治理论立论而建构的。

人性本善不是孟子发现的，而是孟子为了给自己的政治理论立论而建构的。